



正因为那段经历,我渐渐学会了如何看待这个世界,如何在纷繁的人世中找到真实的自己,又如何在平凡的生活里,保持着一颗并不卑微的心灵,永远乐观地走在人群中。有时我就不可抑制地想,我们的生活也许应该像白大布一样,朴实,纯净,而又充满激情。——摘自《白大布年代》

为亲情埋单

徐俊霞

那两年,亲戚朋友家都装了电话,父亲一直无动于衷。在外读书的我每次打电话不是打到邻居家就是叔叔家,邻居或叔叔再去喊父亲或母亲,我总是举着话筒等很长时间。

参加工作那一年的春节,我带着女朋友回家,因为火车晚点,下了火车转乘大巴回到县城,已经没有通往乡镇的班车了。那一天邻居和叔叔家的电话总是打不通,我和女友在汽车站足足等了两个小时,才找了一辆摩的辗转回到家里。

到家后,我和女友冻得手脚僵硬,很长时间都不能活动,母亲边抹泪边唠叨,一定要装一部电话,不能让儿女在外面受罪。这一次父亲没有阻拦,我返城之前家里终于装了一部电话。

第二年春节,我回家探亲,无意中看到家里一年的电话交费单,令我惊讶的是每个月除了15元的座机费,再没有其他费用。难道这一年下来,父母从来没有给别人打过电话?在我的询问下,母亲不好意思地说:“除了接你的电话,我们从来没有往外打过电话,我还不会打电话呢!”原来母亲连电话机子上的阿拉伯数字都不会按,这部电话到底是我为父母装的,还是父母为我装的?

每年春节回到家里,我总是嫌家里冷,连羽绒服都不敢脱。妻子更怕冷,在家里连水都不敢喝,怕上厕所。农家的厕所在院子的一角,离房间很远。父亲把我们的不便看在眼里,在我们有了女儿的第一年,刚刚进入腊月,父亲就打电话,告诉我们家里装了暖气,放了假就赶紧回来吧!

从那以后,我们在老家过的每一个春节都温暖如春,只是有一年例外。那年我们一家三口回到家已经是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了,父亲正和两个工人忙着修炉子。我用手摸摸暖气片,里里外外一片冰凉。我问母亲怎么回事,母亲说:“炉子坏了,这不,修两天了,一直没修好。”“那这一个冬天,你们没取暖呀!”妻子问道。父亲听见我们的对话,狠狠地瞪了母亲一眼:“取了,这不刚坏了吗?别着急,马上就好。”

事后我从姐姐口中得知,自从家里装了暖气,父母总是在我们一家三口到家的前两天点上炉子,平时他们压根不用。

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,直到此刻,我才明白家里一切现代化的设备都是父母为我们准备的。电话他们平时不舍得打,暖气他们平时不舍得烧,液化气他们平时不舍得用,彩色电视他们平时不舍得看……

之后每年冬天,城市还没有供暖之前,我先给父母汇一笔取暖费,春节回家探亲,再把有限电视和电话月租的费用预付一年。父母含辛茹苦为我预付了三十年亲情,这笔亲情账,我永远都还不清,后三十年理应由我为亲情埋单。

别把曹雪芹当立项圈地的陪葬品

叶匡政

媒体报道,河北唐山丰润区启动了曹雪芹公园改造项目,总投资15亿元人民币,规划面积1650亩。该园计划在2011年9月开园迎客,功能是展示红学文化、休闲旅游和影视拍摄基地。

曹雪芹究竟是谁?直至今日,红学界仍存在大量争议。就是这样一个尚在迷雾中的人物,他的公园却要建起来了,而且一上来就是狮子大开口:15亿元人民币,占地1650亩。即使丰润确实是曹雪芹的祖籍,当地也不可能有什么遗迹,这个公园借用的无非是一个空洞的名头而已。我们保护古人的故居和遗迹,是为了传承古人所象征的文化和精神,如果没有任何原始遗迹,就投入如此庞大的资金,它的落地反而可能被视为一个文化笑话。人人都明白你要的是曹雪芹的商业噱头,这种项目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肯定大打折扣,商业价值自然也会受到拖累。

进入新世纪,国内这类人造景观的主题公园就已进入全面衰落期。10多年前“西游记宫”等主题公园遍布各地,几年“大跃进”后,这类公园大多只剩下一片废墟。最早经历主题公园全军覆没的是广州市,

数家乐园和“西游记宫”或歇业或被拆除。据调查,国内有3000多家主题公园,到如今,只有10%仍能盈利,70%亏损或倒闭,成了弃之可惜、食之无味的鸡肋。套牢了几千亿元的资金不说,其实也成为一种变相的资源浪费。主题公园的市场从迪斯尼乐园的成长就可看出,历史悠久、范围广大的西方文化也就催生了一个迪斯尼乐园,敢在全球落户。这不仅因为迪斯尼近百年的文化底蕴,更和它动画片的不断创新有关。只有不断创新的产品和影响力,才可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儿童。

而目前以“红楼梦”为主题的公园,国内已有数家,除了北京、上海的大观园,还有河北正定的荣国府、南京在建的江宁织造府等,打的都是红楼梦的牌。很难看出,河北唐山有何优势,能再从这样的市场中分一杯羹。这些年,各地政府都信奉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,在我看来,这是对文化误解最深的一句口号。把文化当作生财之道,把文化当作立项圈地骗钱的噱头,是这句口号背后的真实含义。最可怕的是,对这类文化搭台的项目,总有一些文人学



者跟在后面抬轿子鼓吹,为经济目的可任意对历史文化涂脂抹粉、歪曲篡改,使得这类文化项目在诞生之初,就沦为了经济的陪葬品,毫无真实和灵魂可言。文化不是空洞的园林建筑,更不是可以胡编乱造的野史轶闻,它彰显的是一种内在精神,而这精神的形成是复杂而缓慢的,需要漫长的成长期。如果只把文化当作能数钞票的生产力,这种文化从诞生之初,就注定了它迅速被人遗忘的命运。

秋浦河韵



车子在距石台县2公里的秋浦渔村停下。隔河望去,徽派风格的村庄,依山而建,从山脚渐次排到山腰,掩映在苍松翠柏间,如衣着白袍的隐者,淡定地立守在秋浦河边。

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站在竹筏上的李白,那飘逸的衣袂,裹着一身浪漫之气,成

小说家之死

最近他习惯性头痛,一阵接一阵,针扎似的,吞下一把止疼药也撑不了多久。终于,他受不了了,中止住人物在小说中的穿行,合上笔记本,伸了个懒腰,使劲皱起眉头再猛然松开。

新婚妻子陪他来到医院,但名医的望闻问切,精密的CT仪器都未能查出病因,他只好遵照医嘱,躺在病床上观察几天,任由冰凉的药水缓缓流入血管。妻子坐在病床旁,专心致志地为他削着一个苹果,果皮一圈一圈垂下来。

他抬头向窗外望去,午间的阳光让他有些眩晕,刚想喊妻子把窗帘拉上,就

了美丽秋浦河上独特的风光。仕途不如意,醉游秋浦河。那“千石千楠树,万万女贞林。山山白鹭满,涧涧白猿吟。”竟没有将李白的失意打捞起,以至于随后吟出了“君莫向秋浦,猿声碎客心”的诗句。可这正是李白向世人打出的最有创意的广告,有如此之幽境让你淘洗官场浊气,哪个不得志者不来秋浦疗伤呢?否则李白就不会三番五次来秋浦,不会有“清溪清我心,水色异诸水”的感叹,也不会写出“人行明镜中,鸟度屏风里”这样的溢美之词了。李白在这里写下十七首《秋浦歌》,想想有哪一位诗人对一个地方钟情到如此地步。秋浦河孕育了李白的诗情,而李白的诗又成了秋浦河不朽的灵魂。诗韵秋浦,流淌千年而不息。

正想着,皮筏到了激流,顿时皮筏摇晃,水花四溅,我坐的筏尾竟成了船头,来

了个180°的全景扫描,这时看到了别的一拨游人在木船上撒网捕鱼。虽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但步态手法依然是城里人的样子,网也没撒开,惹得同伴放声大笑。这是渔村给游人提供的渔猎生活体验。

山在水中映,水在山里行,人在画中游。水韵秋浦,让人流连忘返。一切生命,起源于水,生存于山。智者乐山,仁者乐山,其实都是返朴归真而已。

生活在往前走,农村古朴的生存方式也被记忆丢到了最后。还好渔村一隅还有古老水车,麻石磨盘,舂米的臼,打油的榨……一切都带着童年的影子和古老的色彩。我扶起榨锤,一下、两下……撞击着榨具的楔子,重温曾有过的欢乐。能捡起来的还不算遥远,有的失去了却永远难以再现。

张峪铭

刘学正

一个模糊的黑影,从窗外钻进来,围着妻子一圈圈转动,然后迅速罩在她头上。他猛然坐直了身子,惊讶地看见妻子的脸开始狰狞,先是舌头像蛇一样吐出信子,然后眼睛鼓成两个明晃晃的灯泡……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,他的大脑开始亢奋,梦中作文开始了!对,梦中作文的时刻来了!这是他最佳的创作状态,他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是在睡梦中构思的,他享受着这一过程,贪婪地打着腹稿,任由灵感在“妻子”头颅上变幻出各种恐惧的造型……

一束光亮照射进来,该是醒来的时候了,他现在急需的是拿起笔记本,抓起键盘

疯狂敲打。他睁开眼睛,瞥见洁白的床单,哦,记起来了,这是在医院里。“老婆,笔记本给我!快!”他伸出手,但没能得到回应,侧起身子,看到妻子时,他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尖叫:妻子的脸已经变形,舌头像蛇一样吐着信子,眼睛鼓成两个明晃晃的灯泡……

赶来的医护人员虽然全力抢救,但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。两个小护士在一旁说悄悄话,真可惜,据说还是个小小说家呢,恐怖小说写得可有名啦!他的妻子似乎还没缓过神,木讷地看着手里的鬼头面具,幽幽地说:“为什么会这样?我只是想逗他开心……”